

引用:吴赛,毛红蓉,张蔚. 针刺治疗耳鸣的特殊方法研究概况[J]. 湖南中医杂志,2021,37(6):195-197

针刺治疗耳鸣的特殊方法研究概况

吴 赛¹,毛红蓉²,张 蔚²

(1. 湖北中医药大学,湖北 武汉,430065;2. 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湖北 武汉,430022)

[关键词] 耳鸣;针刺疗法;特殊方法;综述;学术性

[中图分类号]R276.144.5,R246.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808/j.cnki.issn1003-7705.2021.06.066

耳鸣,古称为“聊啾”,《内经》亦以“耳中鸣”“耳苦鸣”称之,《外科证治全书》载:“耳中有声,或若蝉鸣,或者钟鸣,或若火焯焯然,或若流水声,或若簸米声,或睡着如打战鼓,如风入耳。”现代中医学将“自觉耳内鸣响,妨碍听觉”的症状定义为耳鸣。耳鸣发病不外乎实证与虚证两类:实者多为风邪外袭、痰瘀阻滞、肝胆火盛,导致清窍被扰;虚者则因脾胃虚弱、肾精亏损、心血不足而致耳窍失养。据统计,耳鸣人群中 30 岁发生率约 7%,80 岁达到 21%,发生率与年龄增长及疾病状态相关,与性别、职业等关系不大^[1]。基于中医辨证论治下的传统针灸疗法治疗耳鸣疗效佳,但部分可以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或对于难治病例有奇效的特殊针刺方法却被忽略。笔者检索近 10 年关于单纯运用针刺治疗耳鸣的相关文献,对其中的特殊方法进行如下综述。

1 特殊选穴法

1.1 腹针选穴 腹针疗法主要是以针刺腹部穴位为主要方式,在中医学整体观念的指导下诊治全身疾病,其以“神阙布气假说”^[2]为核心,强调腹部与周身气血循环相关之外,还存在一个被人们忽略的全身体高级调控系统^[3]。祝天翔等^[4]将 200 例患者随机均分为 2 组,治疗组采用薄氏腹针[以引气归元方(中脘、下脘、气海、关元),气旁(气海旁开 0.5 寸患侧),大横(双),滑肉门(患),商曲(健)为主],对照组予口服氟桂利嗪与谷维素。治疗 30 d,2 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92%、73%,提示腹针治疗肾精亏虚型神经性耳鸣疗效突出,能改善病情程度,缓解抑郁状态,提高听力级别。曹莉

等^[5]将《针灸大成》中的杨氏耳内虚鸣方(患侧听会,双侧肾俞、足三里、合谷、太溪)与薄氏腹针结合治疗耳鸣,相比于单用耳内虚鸣方治疗,联合治疗的总有效率达 93.55%。

1.2 头针选穴 头针疗法在耳鸣临床诊疗过程中应用较多。经典穴位主要涉及晕听区(耳尖直上 1.5 cm 处,向前后各引 2 cm 的水平线)、四神聪、颞后线(由率谷向曲鬓穴)、颞三针等。焦氏头针晕听区是大脑皮层听觉功能定位对应头皮区,主治耳鸣、皮层性听力障碍等^[6]。郑伟莉^[7]对 60 例耳鸣患者采取晕听区长留针配体针治疗,取穴晕听区、听宫、风池、风府、后溪、金门,强调飞针刺入,缓慢推进双侧晕听区,快速捻转后留针 1h,结果:治愈 25 例,显效 28 例,好转 4 例,总有效率为 95%。四神聪首见于《银海精微》,百会四方各取一穴,外位巅顶,内应大脑,有健脑聪神之功。江彬等^[8]将 60 例老年性耳鸣患者随机均分为针刺组、对照组,针刺组选穴四神聪、耳门、听会,对照组口服西比灵,治疗 6 周(每周 5 次),2 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83.33%、73.33%,在听阈、症状改善方面,针刺组优于对照组。百会为督脉要穴,主一身之阳气,通达全身经络,连贯周身气血,临床多选此穴与其余配合运用。冯爱春等^[9]将 88 例耳鸣患者随机分成 2 组,治疗组 43 例针刺颞后线、耳三针(患侧完骨、听宫、听会),对照组 45 例仅用耳三针,治疗 40 次,2 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69.8%、44.4%。颞三针是靳三针疗法中的一组选穴,以耳尖直上入发际 2 寸处取第一针,以第一针为 midpoint,向同一水平线前后各旁开一寸取第 2、3 针^[10]。敖学艳等^[11]将

基金项目: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科研项目(WJ2019M026)

第一作者:吴赛,女,2018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针灸调节神经、内分泌疾病

通讯作者:毛红蓉,女,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针灸调节神经、内分泌疾病及免疫功能, E-mail:1838269751@qq.com

[22] 李宝栋,白晶,潘亮,等.“皮层-咽部-舌根”序贯针刺法治疗急性脑梗死后吞咽障碍的临床观察[J]. 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015,13(16):1890-1892.

[23] 黄康柏,杨娟. 舌针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 30 例疗效观察[J]. 新中医,2011,43(6):102-103.

[24] 卫建华. 舌咽针治疗中风假性球麻痹吞咽困难的临床观察[J]. 光明中医,2012,27(1):95-96.

[25] 白晶,李宝栋,王志勇,等. 不同刺法调整卒中后吞咽障碍的

作用观察[J]. 中国针灸,2007,27(1):35-37.

[26] 肖辉,陈黛琪,张英秀. 针刺舌下神经配合康复训练治疗卒中后吞咽障碍[J]. 护理学杂志,2006,21(1):50-51.

[27] HE YONG TANG, WEI TANG, FENG YANG, et al. Efficacy of acupuncture in the management of post-apoplectic aphasi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J]. BMC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2019, 19(1):282.

(收稿日期:2020-10-17)

该法用于治疗15例耳鸣患者,结果:痊愈1例,显效7例,有效3例,无效4例,3个疗程后其有效率为73.3%,高于银杏达莫注射液治疗的66.7%。颞三针经过诸穴均为阳明、太阳、少阳经交汇之处,而该三经循行均有过耳,因此对于耳鸣的治疗确有依据。

1.3 腕踝针选穴 腕踝针是在经络皮部理论指导下的针法,《素问·皮部论》中提到经络十二皮部将人体皮肤分为十二个皮肤带,严红在研究腕踝针时发现其分区与十二皮部分区几乎吻合^[12]。倪素兰^[13]运用腕踝针结合体针随证加减治疗37例耳鸣患者,腕踝针主要取上4(拇指侧的桡骨缘上,腕横纹上两横指)、下4(胫骨前缘与腓骨前缘的中点,外踝最高点上三横指)2个分区,针刺10次后总有效率达91.9%,其中痊愈11例,显效17例,好转6例。

1.4 颈四针选穴 陈洪文等^[14]根据临床经验发现,风池穴和风府穴中点以及该穴直下1.5寸处穴,对于老年性耳鸣敏感性较大,笔者认为可能与颈四针位于颈后部,刺之可以改善颈部及耳内血液循环有关。其以此四穴加耳前三穴、翳风、百会治疗64例老年性耳鸣耳聋患者,另62例单用除颈四针以外的诸穴治疗,经过6个疗程(60次)治疗后,前者能缓解耳鸣程度,改善听力。

1.5 董氏奇穴 《陈渡人针灸医案》载:“驷马穴强心活血,可治耳鸣耳聋。”驷马穴中下穴对治疗耳、面、鼻等相关疾病有着重要作用。张鹏祥等^[15]分别应用董氏要穴(董氏针刺患侧耳迷根、双侧上中下驷马及肾关)与常规取穴(耳前三穴加三焦经俞合两穴及太冲)治疗44例耳鸣患者。2周后对愈显率和耳鸣分级评分进行判定,结果显示,董氏选穴疗效优于常规取穴。

1.6 特殊单穴 针灸腧穴系统中,不少穴位对一些疾病表现出其特殊的敏感性,如健耳穴。此穴是由周允嫔教授经《千金翼方》启发而提出的。刘洋等^[16]通过一经典案论述了健耳穴的临床治疗价值。马立新^[17]临床经验总结发现,在运用传统方法治疗耳鸣疗效不佳时,单刺风市穴可获奇效,且经过30例临床案总结强调针刺风市穴时方向应为逆经向上,得气后顺时捻转4~5周出现滞针,再沿胆经循按,更易使针感上传。

1.7 经典理论选穴

1.7.1 标本根结理论选穴 标本根结理论作为针灸的重要理论基础,根据大自然特征取类比象,以此指导选穴,能更好地疏通耳周局部气血,沟通机体周身经脉,达到行气活血消鸣的作用。张敏等^[18]以60例肝胆火盛型耳鸣为例,运用标本根结理论选穴(患侧足窍阴、听会、听宫、中封、肝俞、大敦、玉堂、肾俞),玉堂穴施直刺(以达胸骨为度),背俞穴行补法。以上诸穴聚集性分布于四肢末端、头面胸腹,好比源流沟通、根枝相连。对照组30例根据《针灸学》耳鸣病选穴。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耳鸣评分均优于对照组。

1.7.2 “八珍方”针补法 “八珍方”由20世纪30年代针灸名家李老所创,处方包括双合谷、三阴交四穴,针刺补法,与经方“八珍汤”有异曲同工之妙。胡志学^[19]用此方治疗耳鸣患者21例,结果显示,痊愈16例,显效3例,总有效率

达90%;认为此方“益气血、补脾肾、和营卫、调阴阳、通经络,因症施治,配伍得当”,疗效较佳。

1.7.3 壮医脐内环穴法 壮医理论是以脐部为中心,对全身功能系统进行的一个全息投影,以另一种方式对周身脏腑组织进行密切的联通。通过刺激脐部相应的穴位和道路系统,作用于相应组织器官,针到病除。李秀娟等^[20]以该法治疗肾虚型神经性耳鸣患者,治疗组在对照组(太溪、照海、听宫、外关)的基础上加用壮医脐内环穴理论选穴(以脐为中心,分别向1.5、3、6、10.5和12时方向与皮肤呈10°放射状平刺约20mm),3个疗程(30d)后,总有效率治疗组为93.3%,对照组为73.3%;2组治疗后耳鸣程度评分、耳鸣程度分级均较治疗前改善,且治疗组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1.7.4 “左病右治”法 《内经》中有提及缪刺法的重要意义和选穴要点,言明其治疗疾病的目的是为了调整阴阳平衡。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有其自身的运行轨迹和内部平衡。正所谓“左右者阴阳之道路”,阴阳的盛衰需要通过另一方的补泻调节才能恢复阴阳平衡。马广昊等^[21]对45例耳鸣患者采用左病右治调心通督针刺法(选取对侧后溪与内关以及同侧翳风、听会、侠溪、中渚),另43例仅选上述后四穴,结果显示,总有效率治疗组为93.33%,对照组为81.39%。于川^[22]总结缪刺泻络通窍法治疗耳鸣的经验,取对侧商阳、中冲穴以及足中指末端、耳前血络突显处,点刺放血,升清降浊,疏通耳窍,达到治疗目的。

2 特殊刺法

2.1 开窍三段合刺法 张良登等^[23]根据临床经验总结出治疗耳鸣的“开窍三段法”取穴法:包括头部(百会、双侧通天)、耳区(患侧听宫、听会、翳风,双侧风池)、手阳部(双侧合谷、外关),耳为宗脉汇聚之所,手足少阳、足阳明、手太阳经脉均循行过耳,在耳部疾病治疗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以上诸穴遵循三大选穴原则,运用经络脏腑辨证,分三部取穴,每部穴位之间联系紧密,各部协作整体有效。

2.2 子午流注针法 子午流注针法最早是由何若愚老先生提出来的,是在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指导下,结合经络五腧穴以及天干地支气候时辰等相关理论,利用人体经脉气血运行的规律按时选穴的一种特殊针法^[24]。陈有明等^[25]采用甲子法并用治疗肺肾气虚型耳鸣,获得显效。其认为肺属金,金生水,结合“耳鸣治肺,鼻塞治心”之训,提出治当补益肺肾。具体针刺方法为:于当日(辛日)下午2时30分(乙未时),先开肺经原穴太渊,次针肾经原穴太溪,次日又按纳子法于下午7时(戌时)先针补太溪、复溜,次针补经渠、太渊,奇效可观。

2.3 针向神经点法 蔡琼珊^[26]将41例神经性耳鸣患者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组20例患者选穴耳和髻、下关、牵正,分别针向耳颞神经点、下颌神经点、面神经点,强调出现放电感或肌肉跳动感后即为得气;对照组21例针刺耳前三穴加肾俞、中渚治疗。结果发现2种治疗手段均有其独特的疗效,故推论耳鸣治疗方法中除常规取穴法外,选取位于神经点上的要穴且针向神经点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

3 特殊手法

3.1 子午捣臼针法 《金针赋》云:“五日子午捣臼……落穴之后……九入六出,左右转之。”子午捣臼法是一种强调提插捻转结合使用的行针手法。赵明华^[27]运用此法治疗30例气滞血瘀型神经性耳鸣患者,选穴气海、血海、听宫、外关、翳风、足三里,得气后行子午捣臼针法,10 min行针1次,留针期间行针3次;对照组口服卡马西平及维生素B治疗。3个疗程(30 d)后,结果显示,治疗组痊愈6例,显效15例,有效7例;对照组痊愈2例,显效13例,有效7例,且治疗组睡眠时间及焦虑状态的改善程度也优于对照组。

3.2 特殊补泻法 “九六补泻法”源于《周易》,针刺时根据病情程度选择三部深浅,同时施行“九六补泻法”捻转提插,补泻刺激量以九六数及其倍数为准。马向丽等^[28]报道其导师运用该补泻手法治疗耳鸣,获得显效。选耳前三穴、瘦脉、晕听区以及远端中渚、太溪、太冲穴,太溪与太冲分别行补泻手法,耳前三穴行透刺法,一针透手足少阳、太阳多经,各经同时得气,经气连通,从而达到治疗目的。李绍荣等^[29]认为耳鸣的发病不外乎肝胆实证与肾精亏虚证两大类,故治疗30例耳鸣患者时将针刺补泻手法与“五行生克”相结合,取穴风市、肾关、风池、听会,强调风市穴得气后摇大针孔行泻法,肾关行提插补法,15次治疗后所有患者均有不同程度好转。笔者由此思考,临证之时,补泻之法多样,可与本经及他经“子母补泻法”结合而用之。

4 小结与展望

针刺治疗耳鸣的古文献依据和临床疗效均能得到查证和验证,临床对于针灸治疗耳鸣的研究方法大多过于常规化,对于特殊思路的探究总结与优化创新甚少。诸如腹针、头针、腕踝针等亦为针灸体系中完整而特殊的一支,应当与主流针刺方法交叉应用;针灸经络腧穴多而效各有不同,临床常用乃各穴常规作用,其另有奇效,偏僻而难得,须后人多多探索发掘;针灸理论体系包含甚广,今用之恐其千分之一,冰山一角,须多阅读经典古籍,勤于思考,将中医针灸各论皆深思之,创新用针选穴之法;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诸如平衡针、针向神经点法、颈源性耳鸣针法(颈椎间盘整固针法、从“筋”论刺法、针刺刺激痛点法)等具有特色的新方法层出不穷,我们当博闻广进,紧跟时代发展,积极学习并将其与古文经典相结合,探寻其作用机制;民间尚有诸多针灸特色治疗方法,流传至今,当探索学习总结,以求针灸治疗体系之丰盛。

上述各种特殊的治疗手段或从选穴、刺法、手法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或从经年累月的临床经验中整理总结,笔者以此为引,期望能激发大家探索新思路的灵感。

参考文献

[1] 王越,马哲函,郭宇,等. 208例主观性耳鸣患者发病规律及临床特征调查[J]. 中国临床研究,2010,23(5):435-436.
[2] 李黄彤,黄泳. 薄氏腹针治疗慢性失眠62例临床观察[J]. 中国现代医药杂志,2009,11(5):73-74.
[3] 冯骅,丁敏,曹莉,等. 腹针治疗耳鸣伴发神经衰弱50例疗效观察[J]. 中国中医药科技,2011,18(3):236.

[4] 祝天翔,周士华,陈华平,等. 腹针结合补肾开窍九治疗肾精亏虚型神经性耳鸣的临床研究[J]. 针灸临床杂志,2016,32(4):38-41.
[5] 曹莉,金琪. 《针灸大成》耳内虚鸣方结合腹针治疗肾虚型神经性耳鸣临床研究[J]. 浙江中西医结合杂志,2019,29(4):290-292.
[6] 焦顺发. 焦顺发头针[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43.
[7] 郑伟莉. 头针晕听区长时间留针配合体针治疗神经性耳鸣60例[J]. 中医临床研究,2011,3(1):28-29.
[8] 江彬,汪志良,王磊,等. 针刺治疗老年性耳鸣30例临床观察[J]. 江苏中医药,2010,42(6):52-53.
[9] 冯爱春,李桂敏,殷建权. 头针配合耳三针治疗老年性耳鸣43例[J]. 浙江中医杂志,2010,45(5):356.
[10] 彭增福. 靳三针疗法[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14-16.
[11] 敖学艳,宋一惠,祖明旭. 颞三针电针结合药物治疗神经性耳鸣20例疗效观察[J]. 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13,34(12):62-63.
[12] 严红. 腕踝针治疗坐骨神经痛700例临床观察[J]. 中国针灸,1998,18(7):421.
[13] 倪素兰. 体针加腕踝针治疗神经性耳鸣37例[J]. 中华实用中西医杂志,2008,21(23):1761.
[14] 陈洪文,李园春,王翠玉. 针刺颈四针治疗老年性耳鸣耳聋64例临床观察[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2,21(19):104.
[15] 张鹏祥,冉文菊,老锦雄. 针刺董氏奇穴结合耳振颤法治疗神经性耳鸣44例疗效观察[J]. 湖南中医杂志,2015,31(10):82-83.
[16] 刘洋,郑丽丽,诸丹维,等. 针刺经外奇穴健耳穴治疗耳鸣浅述[J]. 浙江中医杂志,2017,52(8):606.
[17] 马立新. 单刺风市穴治疗耳聋耳鸣体会[J].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6,13(1):80-81.
[18] 张敏,文洪. 根据标本根结理论选穴治疗肝胆火盛型耳鸣临床观察[J]. 四川中医,2018,36(2):174-175.
[19] 胡志学. “八珍方”针补法治疗耳鸣症21例[J]. 中国民间疗法,2009,17(7):12.
[20] 李秀娟,李婕,韩海涛,等. 壮医脐内环穴配合常规针刺治疗肾虚型神经性耳鸣疗效观察[J]. 中国针灸,2015,35(4):345-348.
[21] 马广昊,陈婷婷,孙常俊. 左病右治调心通督针刺法治疗耳鸣45例[J]. 针灸临床杂志,2014,30(8):46-48.
[22] 于川. 浅析缪刺泻络通窍法治疗耳鸣[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4,12(3):125-126.
[23] 张良登,于秀琴. 开窍三段合刺法辨证治疗耳鸣的临证心得[J]. 针灸临床杂志,2008,24(6):27-28.
[24] 刘润茂. 子午流注针法源流梗概[J]. 中国针灸,1987(1):37-38.
[25] 陈有明,许亚兵,杨鹏年. 子午流注针法临床运用举隅[J]. 中医研究,2012,25(6):57-58.
[26] 蔡琼珊. 针刺治疗神经性耳鸣的临床观察[D]. 福州:福建中医药大学,2014.
[27] 赵明华. 子午捣臼针法治疗气滞血瘀型神经性耳鸣疗效观察[J]. 按摩与康复医学,2016,7(5):22-23.
[28] 马向丽,李永峰. 李永峰教授“九六补泻法”在针灸临床中的运用[J]. 中医药导报,2014,20(10):85-87.
[29] 李绍荣,方永江,韩励兵,等. “泻南补北法”电针治疗神经性耳鸣耳聋的临床观察[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1,20(18):104.
(收稿日期:2020-10-15)